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起丁夘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丁夘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黄震氏曰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新城杜元凱以爲鄭新密即今鈞州密縣南近方城必爲楚導故諸侯之師

越鄭都而圍之趙鵬飛氏以新城爲虎牢則非矣伐
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趙伯循曰將卑師少何能圍國
竊意兵精人勇不在於多以臨弱國人誰敢當若但
環攻四面絶其往來雖人少亦謂之圍矣奚必厚繞
數匝哉觀昭二十五年圍成僅用所居郭邑之人則
書圍信不繫乎人衆也餘互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
下○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圍中國也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書遂救許見桓公之急於救患

矣楚雖服於召陵而尚乘時竊發非齊桓公勤於攘卻則其爲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趙汸氏曰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強也○黃震氏曰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秋救許而楚子巳還至冬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冬公至自伐鄭

黄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餘見四年公至自伐楚下

七年戊辰

春齊人伐鄭

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搖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張洽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犂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

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
通也○齊嘗輔宋爭郳令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
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此小
邾朝爲則以附庸之故也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
餘見莊十五年伐郳下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申
本國名而邑於楚以國爲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由
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
說於齊不罪己而責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

見其殺非正刑也黄震氏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說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己於齊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說○凡列國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為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別也春秋時凡為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於其見殺雖卿亦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為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別有上下二等前後自相牴牾至以次

國一卿小國二卿命於其君而不命於天子則於理
尤爲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於春秋不書卿
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
官名也而卿大夫之等則其爵也春秋於大夫未有
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
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非因德
而授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爲
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爲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
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此豈繫於不命而自爲卿
乎張洽氏以爲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

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於官耳若宋果得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於經者亦多矣何以悉不書官乎此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杜元凱曰魯地高平方與縣有甯母亭按方與即今兖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曹蓋謀曹故也左氏以為謀鄭則是年春齊人伐鄭而鄭殺申侯以說方懼齊見絕求通無門何待於齊謀哉若果為鄭而謀則此時鄭當即請盟矣何復遲疑至於盟洮時乎此傳之不切於事情者也意者三族遠命之

說本是曹事或別有因而左氏失其本意與言於鄭耳左氏又謂子華奸命而齊侯辭焉則子華宜在所黜矣而並列會盟於文何以畧不少見乎蓋鄭伯懼干齊怒先使子華求通以為已謝罪之地子華實與甯母之盟矣餘見本年曹伯班卒及八年盟洮下

曹伯班卒

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為共公〇曹伯班卒不書日不訃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何以不訃乎嗣子有爭故也甯母之盟曹伯不預必

以其有危疾而爲之謀定其後耳嗣君未定則不暇訃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録其卒○凡外諸侯卒魯往弔雖不訃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不往弔則雖訃亦不書卒如曹僖公亦是也以杞事觀焉杞惠公之夫人伯姬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訃之理而經不書蓋魯弱其君而不弔也杞伯姬卒亦不書則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詳見本條趙汸氏曰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往弔也

公子友如齊

趙鵬飛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也○今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霸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於僖

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說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餘見十三年公子友如齊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盟

洮杜元凱以爲曹地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今按鄄城即今濮州南界於曹則洮當在今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克寬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

出西蔑中者當之則甚誤矣○齊桓公以曹共公始立恐其國人未靖也故復即其地而爲此盟見桓公之能善鄰也左氏以爲惠王崩襄王不發喪而告齊以謀王室盖因曹故而誤言於王耳○鄭伯聞齊將會洮謀曹故來乞盟其初棄首止之盟而逃本迎惠王意也惠王閔之故欲爲鄭伯求解耳而使王人來因預盟焉此豈齊所要哉鄭伯所乞者盟而倚於王人言乞盟則已得預盟可知乞者卑遜自屈之辭鄭之爲此宜矣以天王而亦使人下齊盖爲私情所係也何足以言君道哉桓公知尊王室故序王人爲首

本常禮耳非春秋特立此例也

夏狄伐晉

晉方盛強威加群狄而狄得伐之者蓋獻公自殺世子申生之後國人寃之而群臣亦多不恊得非狄有以乘其隙邪然則有國家者欲治四夷當以內治爲本矣○晉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晉於齊何預邪而吳澂氏亦謂桓公不能攘豈不過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氏曰夫人者

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劉原父曰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成之爲夫人以妾爲嫡也孫明復曰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也齊履謙氏曰致者三月廟見以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即其事也今按婚禮云舅姑既没則婦三月乃奠菜禮記云婦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蓋天子至於士皆當以夕成婚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無三月廟見之禮三月廟見乃舅姑既没之事以婦致之於廟故謂之致凡廟見未有見禰而止

者祭禰之後群廟必皆見之但以舅姑為親故先見禰廟而後及祖禮家偶畧見祖之文耳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没之後禮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於親廟禮之常也但禘無致夫人之禮蓋禘之為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褻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於禘蓋不特為妾母也諸家多

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既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即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然則禘致夫人古無此禮特自成風始耳至宣公亦援成風故事立敬嬴爲夫人而經不書禘致者

豈曾人知此禮之爲非而遂廢歟○不書日闕文也

禘說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此惠王間也惠王之立繼桓王之世說見桓十五年天王崩下至是惠王崩子鄭嗣是爲襄王○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是也春秋之時諸侯皆不親奔喪矣則以王室自弱但得賻賵禮至則不責諸侯之親行耳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九年庚午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御說賢君也齊桓始霸惟宋桓公最與同心而致諸侯從齊與有力焉僖公既與同盟又相接壤其卒也必無不往會葬之禮而經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遂簡諸侯亦不遣人往會耳趙汸氏曰桓公御說不書葬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冢宰也公三公也以冢宰兼三公者也義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宰周公名孔即周公閱也見春秋列傳周本漢扶風雍縣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即岐周也

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别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晉書地道記曰河東郡垣縣有召亭此爲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葢召公邑亦東周畿内地也孔頴達氏曰周地無聞焉豈亦近於成周者邪周爲采邑起於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守故孔頴達氏曰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周公旦之裔矣張洽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穀梁

子曰宋稱子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前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此論甚正但以春秋之例推之則稱子者未踰年之恒辭不爲喪在殯也況宋公御說卒於正月其葬不見於經而葵丘之會在夏安知宋子不速治葬事而出會乎○葵丘鄭漁仲以爲齊地是也故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元凱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在縣西二十里及於此則註曰陳留外黃縣失之矣○葵丘之會會宰孔也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宰孔之來豈齊桓有要於王哉蓋襄王之位桓公所定也以其能

臣天下故特報之而立方數月即使錫命焉則宰孔必覲王於齊矣桓公合諸侯而爲會所以重王命也

○按錫命者必命爲侯伯也故齊緣此即大明王禁而使諸侯報成焉史記所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左氏但曰賜胙又曰加勞賜一級而莊二十七年霸功未著之時乃遽虛張召伯廖錫命之事則皆失其義也夫襄王於此既以弓矢大路錫齊桓而又於二十八年錫晉文亦以弓矢大路則皆命以牧伯之事而二霸得專征伐矣如此則事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以不書蓋桓文之專征伐而

挾震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襄王特慼二霸定位之恩因而遷就其意耳故畧之以同於外事之例明其不足録也故啖叔佐曰桓文之霸不書錫命蓋有微旨也殆謂此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内女嫁爲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伯姬僖公長女也僖公夫人始至不見於經未立而先娶也何以知之伯字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如此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恩禮有加也義與卒公子同公穀所謂以成人之禮喪之是也

啖叔佐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以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矣五命之辭雖皆正論亦不過道之以政而已然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其視歃血以要人者大不侔矣此桓公之所以爲盛也○云諸侯盟則宰不預矣此見桓文之時猶未敢私要王臣以假其威重也○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則急於期會矣公羊謂其震矜殆以此歟

甲午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訃而魯往弔故書其卒卒以日故知其訃也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爲僻壤至是其國日強欲脩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訃焉而魯亦遣使往弔也凡不往弔者雖訃亦不書卒矣楚不會者禮猶畧耳○按晉雖同姓而前此喪俱不訃吳隔比燕亦然可見地非同盟而親盡則禮有節矣其後因勢盛強而私相通聞者豈非王制之所禁乎若郕郜諸同姓國雖在同盟之地而不一紀其卒者則以國小服屬於人而不敢訃喪以煩大國之弔矣

餘詳見七年曹伯班卒及隱七年滕侯卒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氏克名晉卿里克中立者也則與驪姬爲黨矣何爲而殺奚齊乎夫中立之言出於國語今詳優施所以告里克者識陋術疎非長策也蓋申生已立爲世子矣驪姬譖之獻公而欲易以奚齊所忌者里克耳優施欲爲驪姬說之但可微示獻公廢立之意而已欲殺申生其謀甚密雖驪姬亦安肯先露機緘哉況里克執政又與丕鄭皆申生之黨志必相通何爲而遽以情實告之此語左傳所無未必得實意者以申

生既殺重耳夷吾皆奔而里丕猶免謂其懼禍不言也故附爲此說耳所傳一誤而里克所以殺奚齊之故遂不明矣觀里克之殺奚齊則豈眞從優施之言而中立者哉詳見十年弑卓下○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爲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弑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弑其君則可知矣盧仝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

十年辛未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之如齊非朝也桓公之時方明王制諸侯無相朝聘者惟附庸之國如小邾子則或私自稱朝乃曲盡附庸之情耳而亦非先王之制也然則公之如齊必以桓公葵丘盟禁之後諸侯聽命而以國事報成焉此必古者諸侯事方伯之期而桓公仍著為令耳然霸者號令天下幾於改物雖管仲之家猶設反坫則諸侯皆至其私第而於君又可知矣豈能盡合先王時方伯親諸侯之禮哉

狄滅温　温子奔衛

温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己姓顓帝裔孫封於蘇鄰西

蘇城是也今按鄭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衞而東界於狄者也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則地已入於狄矣左氏以温子爲蘇子故傳又曰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杜元凱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今考蘇子至文十年復見於經未嘗滅也其采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五十里即晉文會温之温則周畿内地而與鄭西之温本不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滅之温爲畿内蘇忿生之邑則誤矣及考左氏於僖二十五年又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則是以蘇子之邑已與晉也然十八年之間蘇子尚爲卿士而未

絶其說豈可通乎○吴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盖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温亦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卓者奚齊之弟詳見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下竊謂卓盖即懐公也辯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卓見弒而兄夷吾立是為惠公○左氏傳曰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對

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卓荀息死之按里克丕鄭荀息皆晉卿也申生之殺重耳夷吾既皆出奔獻公以里丕為世子之黨而息忠信可以託孤遂以奚齊屬之而併及卓焉夫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況卓以驪姬娣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為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

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蓋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誘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北面事之而爲君矣卓立而夷吾陰結里丕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後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爲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為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張洽氏曰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

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荀氏息名胡康侯曰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别是一種杜元凱以北戎爲山戎趙伯循曰伐北戎不稱山戎即非山戎也汪克寛氏曰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别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山戎說見莊三十年伐山戎下北戎蓋在

燕西狄北其必在今紫荆倒馬諸關之地歟北戎未嘗為患而距齊甚遠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溫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也故託以邊疆之警而親率許男往伐焉其實將服北戎以威狄也北戎不虞其來而齊兵忽至則易為力耳桓公之計於是乎窮矣楚之圍許諸侯嘗救之已為許而勞者也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於諸侯稍休息焉亦見桓公之節制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之立左氏謂郤芮使賂秦以求入夫惠公在

梁本晉西小國也何預於秦而賂之且百里奚時方用事於秦而穆公又賢君必不助人為弑逆者蓋陰結秦公子枝輩外示聲威耳實則内成里丕之弑也故卓子之弑夷吾實預聞之不然則里克手刃弑君宜以賊討而先絶仕籍何以不去其大夫而寘罪狀不明之辭邪公羊子曰里克立惠公公曰爾既殺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此惠公疑克之本意也但欲泯其預弑之迹則假他罪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而曰殺大夫義與衛獻公殺寗喜同

○胡康侯曰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不死於世子

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晉惠公預於弒君天下大惡是時齊桓主覇方明大義何爲而不討邪盖非糾合之國也晉在北方遠於楚患莫能强其從焉苟欲圖之徒分兵力則亦置而不理聽其獨當秦狄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不惟不知齊桓管仲秦穆百里奚之必不黨逆且齊與秦晉本未相通桓公亦安肯遠爲越險出師邪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氏鄭父名即左傳所謂丕鄭也丕鄭者里克之黨與里克同納惠公既殺里克未有不疑丕鄭者特以不欲一時併戮故且外示寬容耳左傳所謂丕鄭告秦以出晉君納重耳之言正惠公所加之罪未必實有是事也蓋里克之殺在去年之夏而鄭已如秦矣果有是言則何待於半年之後而事始發邪且臣有貳心法亦當以罪討不得以罪狀不明之辭而稱大夫矣故丕鄭之殺非其罪也而假國法以治之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爲桓公女則非矣蓋僖公娶在未立之前母賤名微議立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遽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於齊尚未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但亦近族故得與爲會耳桓自葵丘以來功成名遂而威嚴亦少衰矣故於人有親而婚姻不遠意雖若厚而大閑則踰無以率諸侯矣霸業之不振有以哉高閌氏曰以兩君爲會而婦女厠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以旱舉也旱非一月恒陽之所成也一月

恒陽不足爲灾積久陽亢而成旱耳旱月始爲灾而

舉雩故書於八月而恒陽之積久可知矣不言日者

日必以辛常事不書也詳見桓五年秋大雩下

冬楚人伐黃

滅未有書伐者皆兵一至而即滅也冬楚人伐黃而

明年夏始滅之未嘗圍也何以頓兵日久邪盖伐兵

既退而又往滅也則非一時事矣黃既服齊不供楚

貢故楚伐之然亦未遣大將未用大師姑以試齊耳

當滅弦時先已芟夷黃黨矣而齊無戍黃之圖至是

伐又不救則楚何有於齊哉黃亦失所恃矣書伐於前而書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黃也陳傅良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從以亡其國耳餘見二年盟于貫下

十有二年癸酉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滅例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下

秋七月

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管仲始穀梁

以爲管仲死而楚滅黃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管仲平戎於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攄而平戎之說亦妄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乎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陳宣公杵臼卒子款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 甲戌

春狄侵衛

覇者之德不能及遠當齊桓之盛狄不敢窺中國者僅十年耳其後乗間竊發亦有以量中國矣吳澂氏

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霸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而東界於齊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元凱曰東郡濮陽東南有鹹城是巳是年春狄侵衛故爲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爲淮夷病杞之故則不考甚矣夫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

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鄫子遇又終歸之于鄫此何義哉吳澂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何以居人上乎○鄫亦作繒鄭漁仲曰鄫姒姓子爵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下防註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元凱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沙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而曰沙鹿西爲衛地東爲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矣沙鹿距晉甚遠而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著晉卜偃之言而後儒因以爲晉地其亦不之考歟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晉地通衞狄此說得之但亦不知此時尚未屬於晉耳是歲齊城緣陵動中國之諸侯而緣陵盖即沙鹿以北華夷雜處之地沙鹿地臨緣陵城於魯事有所繫故聞其崩而得書於策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事關乎夷夏矣餘與成五年梁山崩義同

狄侵鄭

緣陵之城切近於衞且能遏狄東道入齊之衝盖桓公所以爲己謀者重而衞患亦少殺耳不越三時狄遂由西道以侵鄭竟不能急發一兵以截其歸路見霸威不振而狄無所畏也若衞文公任狄往來境上畧無追逐之兵則亦無備甚矣至其後世終受狄患而至於遷都帝丘也宜哉

冬蔡侯肸卒

蔡穆公肸卒子甲午嗣是爲莊公蔡從楚者也故不訃喪而魯亦往弔不欲失同姓之情耳汪克寛氏曰

穆公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丙子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張洽氏以為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則過矣詳見十年公如齊下

楚人伐徐

齊桓自召陵服楚以來未嘗不在諸侯之事不可謂其盡怠也然身任安攘日勤四方桓之鼓舞精神不無少倦而列國之勤勞征役亦既重煩漸不若初年

之舊錄矣夫桓公所恃以服人心者威耳雖素望加於友邦未敢遠其節制而楚遠在南疆又已習知中國形勢固有以先窺其南畧之不能矣徐距楚尚遠而近在江淮之間亦楚所利之國也僖三年恃從齊而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待時而後伐之齊蓋反圍於楚筭中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鄭漁仲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一統志云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但與匡地不相近耳孫明復

曰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元凱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盖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則割入睢州矣○齊桓晚歲憚於用兵故十一年楚伐黄十五年狄侵鄭皆當急救者也而齊不理焉諸侯亦因有怠心矣至是楚人伐徐桓公雖以爲耻而人心不一則不得不爲盟以要之此牡丘之盟所以講也然齊亦懼於損威不欲親往則進次于匡以張兵勢而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次其本意也故以遂書然使大夫往救猶愈於不救耳而覇威之不足以懾楚亦可

見矣胡康侯曰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戴溪氏曰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爲救徐之名也徐卒爲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元凱曰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齊桓之志既衰而德亦不足以服楚故楚伐徐而不能郤則又出師伐其與國將謂攻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伐厲兵遣而諸侯散歸逾二月而公至矣桓公尚有何策能禦楚哉○張洽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趙汸氏曰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

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爲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競於楚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以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黃震氏曰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鄫

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皆以晦為冥非也趙伯循曰晦者晦朔之晦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夷謚伯字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此大夫已沒之恒稱趙伯循曰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是也先儒皆謂夷伯為公子展夫展無駭之王父字也當其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之大夫而不可知其為誰矣⊙夷伯大夫之始祖也故有特廟詳見廟制考義○震大雷震擊之名震

而至於壞廟天怒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為夷伯哉左氏以為展氏有隱慝焉是專為夷伯而震也太穿鑿矣

冬宋人伐曹

曹自昭公以來與宋桓相厚凡有諸侯之事率從宋往至共公時必以宋襄不及其父意稍忽之而齊之伐厲曹獨從焉宋襄以其私厚於齊也而使人伐之其輕齊爭霸之心已見於此矣趙鵬飛氏曰齊桓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桓不能制矣李廉氏曰宋曹之爭始

此宋報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元凱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蓋即今泗州地也是時楚兵尚掠徐境以計挑徐出至婁林而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齊桓大合七國以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

復敗徐于婁林書以病桓也○徐以號舉以其兵亂也凡中國兵無統紀如夷狄然者皆但舉號非真以爲夷狄也或曰徐舉號蓋闕文耳劉元父曰徐始稱王故夷狄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未嘗僭王惟漢史載徐偃王事謂爲楚文王滅之與春秋不相合蓋徐偃王乃周穆王時諸侯故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以爲穆王與楚連兵伐徐然以詩考之偃王既稱王蓋世與淮夷共爲患者也周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將伐之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已則伐徐猶不得爲穆王事又豈與楚文王同時哉舉號例見隱二年

會戎于潛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秦亭也在於陝西鞏昌府秦州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浸強則盡有岐豐蓋秉周弱而譎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邪史記以爲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則誤信當時自文之言

矣○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縣南十八里古韓國也○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弒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凡戰不書伐者皆未嘗致伐而即約戰期耳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不惟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且與桓二年魯與宋戰而書伐宋莊二十八年齊與衛戰而書伐衛者例亦不合矣畫蛇添足不亦失實畔經歟秦自僖二年虞虢

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雖惠公弒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為置之弗問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媢嫉之穆公誤為所惑於是忽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己責躬之道實有歉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仡仡勇夫必指縶桑諸臣也而媢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

後至僖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此可以見賢人之作爲矣惟敗楚城濮圍許圍鄭之役則皆與晉文共成霸事爲中國計者也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名傳後者豈以戰勝爲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殽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詳見僖二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〇書獲例見元年獲莒拏下劉原父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〇晉侯之獲秦穆公悔而即釋未嘗以至其

國也凡以諸侯歸至其國者曰以歸因大國私釋而竊歸諸侯不預知者則不書其歸國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亦不書大抵左氏叙事與此例不合者皆當以經文考正然則陰飴甥之言雖或有之亦必不當在秦王城也何也惠公若久留秦地雖未至秦都亦當如季孫行父在苕丘之書舍矣